

## 致敬希提马坚两先生

### ——重读《阿拉伯通史》\*

韩中义\*\*

在攻读硕士研究生期间,业师胡振华先生和合作导师赵国忠先生多次建议我们去读一下《阿拉伯通史》,因当时我们所学专业是伊斯兰文化。那时是20世纪80年代末,尽管学术研究已经有相当的发展,但伊斯兰研究刚刚起步,找到一本像样的研究成果很难,能借到《阿拉伯通史》这样的书亦是不易。我们最后在北京图书馆找到了这本书。那时因学力有限,只是匆匆看了一下,就被里面的各种术语、文献弄得头昏眼花,没看多久,睡意连连,只好放弃。直到1995年,我在当地新华书店购买到了最新印刷的《阿拉伯通史》。

这次拿来细读,突然有好多问题浮现在我的脑海,我在自问希提先生怎么会看到这么多书,这些书是从哪里找到的?这些书为什么在中国不易见到?马坚先生为什么不将注释和书名翻译出来?问题是一连串的,但我还是认真去阅读,猛然发现其中有无限的滋味,这些品读后来皆体现在我的著述中。一边阅读,一边还是有很多问题在纠缠着我,我在想书中的这些资料可靠吗?书中的资料我能找到吗?我带着成筐的问题阅读了很多年,隐约悟出作者和译者的意图。于是在这种模糊的悟道般启示下,我下决心还要去求学,还要去读好书,还要投入名师门下,带着这种朝谒般的心境和锲而不舍的精神,经过很多年的努力,我终于投入刘迎胜先生门下,于是感到自己的努力没有白费。

---

\* 本文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“文明交往视野下的中亚文明史研究”(项目编号:14ZDB060)和教育部基地重大项目“中国古代西北边疆与伊利汗国历史地理研究”(项目编号:12JJD790013)的资助。

\*\* 韩中义,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研究员。

入门后，方知多年来的研究都是在走野路子、做野学问，好多已发表的所谓成果是靠不住的。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，有位老师告诉我说要研究一下细部的学问。我对“细部”二字推敲了很久。我所在的学习单位有很多外文书籍，语种很多，我查阅了许多有关阿拉伯、波斯，即大食研究成果后，重新又拿起了《阿拉伯通史》细细品味。这时完全感受到希提面对阿拉伯人创造的灿烂文化，激情澎湃、恣意倾泻。从他的书中不仅读到了历史的波澜壮阔、悲歌情仇，而且也读到了对人类创造出的一种文明的尊重。今天我们在倡导文明的多样性，但实际上西方文明或者基督教文明牢牢主宰着世界的话语权，而其他文明不过一直是配角而已。但久读《阿拉伯通史》，突然觉得在历史上曾经让人称羨的文明，今天已鲜为人知，让人有些失落，甚至有人给他们披上了妖魔化的外衣，不断抹黑他们，使其成了喊打的对象，大有无处躲藏之感。没有背上历史的辉煌，却背上了现实的包袱——这是阿拉伯文化的可悲之处，更是人类的可悲之处。回望历史，回望曾经的文明，希提以自己的方式在美国的主流讲坛表达着东方的声音，那是多么不易。今天非专业人士很少去浏览《阿拉伯通史》，甚至很多人不知道有这么一本书。这又何妨！

我常在想好的外文书要有好的译者来翻译，而今我们在市面上看到很多外国名著译介到中国，但有些书一读，令人翻呕，甚至完全曲解了作者的本意。这会让作古者不安，在世者忿怒。这里很多都是译者“译”出来，原著并没有这样的表达。就连同一书名都五花八门，诸如社会学家爱米尔·杜尔凯姆（E. Durkheim）的书译名颇多，有的根本就不是书名，完全是直译。我长久以来秉持的看法就是名著必须由专业人士来翻译，且学有所成者，而不是只懂外语的“译匠”来翻译。坦率地说专业翻译是需要专业素养的，这体现出翻译者一种能力。单靠外语打天下，很容易闹出笑话。

我在一本有关阿拉伯历史名著的译本中看到将中亚花刺子模的希瓦（Khivah）城，后来17世纪希瓦汗国的都城，翻成了“基辅”。我在想这个中亚的地名怎么漂移到乌克兰去了呢？此类问题在译著中很常见，一旦涉及专业术语，问题丛生。翻译名著，有时候需要机缘巧合。说实话机缘巧合是会有有的，但不多。我觉得马坚先生翻译《阿拉伯通史》恰是机缘巧合的结果。也许局外人对马坚先生了解不多，马坚先生系阿拉伯语翻译家、北京大学名教授，曾给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做过翻译，是名副其实的学术

大师。马坚先生翻译著作很多,其中最被学界同行器重的就是《古兰经》和《阿拉伯通史》,读者无数。但客观地讲,马坚先生早年的知识储备,尤其汉文功底不够深厚,也未在国内读过大学。但马坚先生是那个时代留学阿拉伯国家学生中学成最丰的一位,也是学识最高的一位,也是倍受人们敬仰的一位。这就是他后天不断努力、孜孜以求的结果。当我读到《阿拉伯通史》译本的时候,一直在叹服。要知马坚先生是从英语原版,而不是从阿拉伯语翻译过来的,用第二外语去翻译一本闻名世界的书,谈何容易,而马坚先生做到了。

当读《阿拉伯通史》时,没有觉得这是一部译著,而更像是一部汉语著述。里面几乎看不到译著常有的那种疙疙瘩瘩的句子。这一方面得益于马坚先生自己对英语掌握的娴熟,另一方面也体现出了马坚先生深厚的阿拉伯历史文化功底,由此他能将原著恰如其分地译到位,达到所谓的“信、达、雅”。坦率地说能做到“信”就很不易了,而做到“达”和“雅”就更不易。其实,马坚先生在翻译这部著作以前,曾大量阅读过古籍文献,还将《元史》《元秘书监志》等文献中的有些“回回”天文术语、天文仪器进行了仔细的勘同工作。这是一件极其烦琐而艰辛的事。因为元代翻译所谓“回回”天文学时,对原来的本读省音很多,能够完全恢复原来的读音和名称,就要在大量的阿拉伯、波斯文献去寻找答案。这就首先要懂得元代翻译外来语时,省音、音译的规律,而后才能对音。马坚先生做了细致的工作,将主要的西来天文学术语、仪器翻译出来了,给后学者研究提供了方便。有这样接触过中国传统文献的经历,那么马坚先生翻译《阿拉伯通史》这部鸿著时,自然就有了深厚的中学知识功底。于是,我们读到了希提先生的激情,马坚先生的睿智。尽管斯人已逝,但风骨、学识依然长存。

若是静下心来,细读《阿拉伯通史》还会发现,马坚先生的翻译十分老实,不会自作主张,更不会耍聪明。只要看那些原著,就发现马坚先生几乎原文保留了注释。初读此著,感觉译者有些在偷懒的感觉,原来这里亦有学问。要知道对于一个专业人士来讲,保留原注,尤其原书名,看来相当重要。要是译者画蛇添足地将这些注释翻译过来,原文省去,那么读者就很难查找到原书了。如果原书名保留下来,读者很容易在各大图书馆或网上搜集到这些书籍。笔者就是按照注释下方的注释书名按图索骥,绝

大部分书已经收集到了，没有收集到的，也大致知道在哪家图书馆。收集到这些书，以前的许多疑问豁然冰释。这是马坚先生有意无意中贡献给读者的精神财富，永获其惠。马坚先生尽管知识渊博，但从不自我喧嚣。他在阿拉伯历史研究领域是资深专家，但他做事极为谨慎，这体现在他的注释上——简略，但很到位，其中充满着谦逊。每次去读《阿拉伯通史》，就如同拜会马坚先生，从那里总有新收获、新体验、新领悟。

2010年，笔者有幸访学斯坦福大学，在图书馆看到了希提先生的《阿拉伯通史》原著，有800多页，堪称巨著。本想复印下来，但终因版本权限问题，只好作罢。而我花了一些时日，仔细阅读一遍，真的又一次被折服。恰好在访学期间，游学于东部，到了普林斯顿大学，一心想寻访一下希提先生的学问足迹，但只看到来往的学生、静谧庄严的图书馆、哥特式古堡教堂、绿色草坪，没有找到希提先生的任何外在足迹，可我在想在希提先生走过的小道上漫步，看着古朴的哥特建筑，恍若感觉到希提先生隐约走在我前面，我只是看到大师的背影，这也是一种宽慰吧。

回到斯坦福，偶然在图书馆看到了一本《赫梯史》(*History of the Hittites*)。这赫梯之名和希提(Hitti)同名。我突然感觉到赫梯和希提有某种联系？他们都沐浴在两河流域，创造或分享着这里的灿烂文明，似乎一起被人遗忘，但并不是说没有留下任何记忆。当我们揭开赫梯文明的幕布时，当我们读到希提先生的著作时，发现赫梯文明曾是那样的灿烂辉煌，和大唐盛世一同点燃了东西方文明的灯塔，无论是巴格达，还是长安城，皆让人惊叹。今天读到大唐盛世，自惭形秽；读到大食文明，又有何感想？也许从希提先生之名中领悟到什么。或许赫梯和希提根本没有什么关系，只是偶然的巧合。其实历史总是会有那么多的巧合，但巧合总是给那些有创造性的人准备的。

前些日子，我终于获得希提先生的《阿拉伯通史》原著，如获至宝，恰如老友新相逢。于是和马坚先生的译本一起品读，有种想落泪的冲动。这并非为历史而伤感，而是为前辈所做学术奉献而感动。《阿拉伯通史》原著已经从1937年第一版修订到2002年的第十版，已达半个多世纪，无数读者阅读该书，无数的人曾被震撼。恰巧的是原著第十次修订版竟然是在中国印刷(Printed in China)。这有些奇怪了。大概在冥冥之中，中国和希提先生有缘吧。我常推荐我的学生、同好阅读《阿拉伯通史》，无论译本还是

原著。这算是对两位先生的敬仰和怀念吧。

在当今学术研究成果爆炸，著述横飞的年代，很多人只注重获这种奖，那种奖，但获奖后连作者自己都懒得翻阅自己的著述，更不要说是读者了。这些人不是为后人留下精神财富，而是将学术当作牟利的手段，获取封号的工具。曾经导师说过不为金钱出卖学术，而今则是为了金钱出卖灵魂。没有灵魂，何谈学术精神。的确，真正的学术著作需要大浪淘沙，是禁得住历史考验的，得奖与否并不重要，而是能否给人类带来启迪，能否给精神花园带来馨香！

轰轰烈烈的学术“创作”时代已没有几个人能静下心来读书写作，就连未名湖也要卷起三尺浪，哪怕是顶级大学的学子也不会有几个人甘愿坐冷板凳，那是等死。

有年冬天邀约几位同学一起到圆明园，登上佛香阁，听到风铃凄婉的低吟，感觉有些悲凉。很多年过去了，还是冬天，夜已很深，有些苍然。

[责任编辑：蒋真]